

少林贈刀

石 穿 著



少林贈刀

石 穿 著

山東少年兒童出版社



通俗文学丛书

少林赠刀

石 穿 著

*

山东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75印张 2插页 59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00

书号 R10333·42 定价 0.55 元

目 录

楔子	(1)
第一回 横渡黄河天险 挺进中岳嵩山	(4)
第二回 扎根箕山脚下 赶走郎大麻子	(18)
第三回 敌伪顽嵩门待月出 八路军机场救百姓	(31)
第四回 入虎穴谈笑风生 过生日心惊肉跳	(44)
第五回 李子明少林藏身 皮定均古刹赠刀	(59)
第六回 夜猫子浑水摸鱼 李大炮粗心中计	(72)
第七回 皮定均突围百里坪 李子明刀劈夜猫子	(83)

第八回	郎敏之毒计害朋友 李子明血洒轩辕关	(96)
第九回	敌伪顽穷途末路 八路军星火燎原	(108)

楔 子

话说公元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已经完蛋；纳粹德国的头子希特勒，也在欧洲战场上被打得焦头烂额，节节败退。只有他们的东方“轴心”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猖狂，它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妄图打通从北平到广州的铁路线，然后西进逼蒋介石投降。

躲在四川的蒋介石接到从前线传来的日本人不断进攻的消息，吓破了胆。要员们纷纷在一起商议迁都之事。有的主张迁昆明；有的主张迁西昌，不行再迁往拉萨；有的提议干脆迁到拉萨算了，反正早晚还得迁，费那么多事干么！象这样只会逃跑的集团，怎么会不打败仗呢！

战幕拉开。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州战场上投入了五万军队，从开封西渡黄河，向豫西杀来。饱尝了水、旱、蝗、汤之苦的豫西人民，又沦入了日寇的铁蹄之下。

“水”是水灾，“旱”是旱灾，“蝗”是蝗虫灾，这些容易理解。那“汤”是什么呢？得解释一下。“汤”是指国民党的一个名叫汤恩伯的将领，此人是国民党军队驻河南省的司令。汤恩伯的军队，烧杀抢掠，祸害百姓，比以上三灾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也被人民列为一害。

当时，汤恩伯和另一个名叫胡宗南的军阀，手里大约有四十万人，八倍于日寇的兵力。但是，这些只会祸害人民的匪徒，连日本兵的面儿还没见着，便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日寇如入无人之地，很快便侵占了豫西的广大土地。

在这大动荡、大混乱的年代，各派政治力量都活跃起来。位于嵩山脚下的登封地区，更是各派政治力量的逐鹿之地；日伪政权的县政府设在登封县城内，县知事名叫汪先觉；国民党的县政府，设在大冶镇，县长名叫蒋香亭；百里坪的地头蛇郎敏之，被国民党的河南政府主席刘茂恩委任为“五县剿匪副司令”；石道镇的贺紫堂，拥有相当兵力，但迷迷糊糊不知如何行事；另一个实力派人物李子明，是一个爱国人士，不过是个直筒子脾气，外号就叫“李大炮”，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只要不欺侮俺李子明，我的枪口决不对着中国人”；为了在混乱中保护人民利益，我

地下党登封县委书记张思贤，以颍阳镇为中心，也组织了武装；另外，还有小金店的镇长王丙辰，是一个八面光、见人就磕头的人物，他哪一方也不属，对谁都听命。

在如此局面混杂、头绪繁多的情况下，为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八路军派了一个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从太行山区飞渡黄河来到嵩山，谱写了一曲以爱国主义为基调的战歌。

第一回

横渡黄河天险 挺进中岳嵩山

七月的太行山，山高林密，郁郁苍苍，一派兴旺景象。在重山密林之中，农民们在种地，妇女们在做军鞋，儿童们在放哨……这是八路军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一条崎岖的山路上，飞快地走着一队人马，这就是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支队司令皮定均是有名的虎将，他中等身材，精明强干，浑身有一股用不完的力量。从太行山区到嵩山山区，中间隔着一条滚滚的黄河。渡过黄河天险是顺利完成任务的第一步。为此，皮定均司令员派侦察科长曹飞领两名侦察员前去做渡河的侦察和准备工作，约定在山西省的阳城会面。

山西阳城，是太行军区控制的最南部的一个城市。部队从太行深处的林县出发，朝行暮宿，五天后来到这里。侦察科长曹飞，外号草上飞，动作灵活，

速度飞快，待大部队到达阳城的时候，他已经等候在这里了。

皮定均一见他，不禁赞叹道：“嗨，你已经先到了！”

“草上飞嘛，名不虚传！”警卫员小赵说。

在部队，上下级之间，说话一般是严肃的。但是，侦察员例外，他们总是嘻嘻哈哈的。笑声过后，曹飞向皮定均汇报情况。

“我们选择在洛阳北边、孟津以西的蓼陂渡口渡河。这里北是王屋山，南是邙岭，敌人的兵力不多，只有伪军一个营。营部在黄河南岸，黄河北岸有一个排在放哨，黄河中间有一块沙洲，上面有一个加强连驻守。我们准备好了三只小渡船，每次可以载渡七十人左右。从阳城到蓼陂渡约有一百七十里。这个地带虽然是敌占区，但敌人的兵力很弱，我们完全可以绕开敌人，行军路线我已摸清。报告完毕，请司令员指示。”

“嗯……”皮定均思索着说，“一百七十里，起个早搭个晚，一天可以赶到；伪军一个营的兵力，它不动我们就不理它，它若捣乱消灭它也不难。只要在一夜之间能渡过河去，我们就算胜利了。嗯，不过，来回渡一次需要多长时间，你了解了吗？”

“了解啦。”曹飞立即答道，“我从南往北渡的时候用了二十一分钟，从北往南渡的时候用了二十四分钟，来往一次约四十五分钟。”

“这就麻烦了！”皮定均说，“我们有一千七百人，还有武器弹药，需要来回横渡二十五次左右，一夜的时间，哪里来的二十五个四十五分钟啊！”

“对，这倒是个难题，我原来没有估计到。”曹飞搔起了头皮。

皮定均的警卫员小赵听到这里，插嘴道：“好办，我有办法。”

“啊，副司令有何高见？”曹飞爱把警卫员戏称为副职，如团长的警卫员叫“副团长”、师长的警卫员叫“副师长”等。

小赵说下去：“买些大葫芦，拴到两边的船舷上，可以增加浮力……”

“乱弹琴！”曹飞不以为然，哈哈大笑。

“怎么乱弹琴？”小赵争辩道，“我参军的时候，腰里绑两个葫芦，横渡过黄河呢！不信，你就试试看。”

原来小赵是豫西人，他从家乡跑往太行山区根据地找八路军参军时，就是靠两个葫芦渡的黄河。此时，正好房檐上挂着两个大葫芦，小赵顺手摘下来一

个放在水缸里，拉着曹飞，非要让他试一试不可。曹飞用手使劲往下摁，葫芦的浮力果然不小，于是，拍了小赵一下，承认自己输了。

皮定均把管理员老刘找来，命令道：“赶快到街上去买葫芦，拣大个儿的挑，越多越好，至少得三五百个。”

“司令员，要这么多葫芦干么呀？”

“军人服从命令！”曹飞做了一个怪相，说道，“这是军事机密，少打听！”

“你个草上飞，又搞的什么新花样啊？”

“你搞错了，这回不是我的花样，是小赵同志的主意呢！”

“你快去吧！”皮定均又催了老刘一下。

“是。”老刘走了。

第二天的后半夜，当阳城百姓还在睡梦中的时候，部队便出发了。除了武器装备以外，前卫营的每个指战员还携带大葫芦一个……兵发蓼陂渡口。

约摸晚上九点钟光景，部队来到黄河北岸。在北岸放哨的一排伪军，吃罢晚饭后，正围在一起赌博。排长坐庄，赌的是小牌九，每人两张牌。按说，小牌九没有搭配的余地，所谓一翻两瞪眼。但是，赌棍们总爱先看一张底牌，另一张被底牌盖着，根据底牌的

点数，吆五喝六地乱噻呼。排长的底牌是张天牌，如果另一张是个八点，就配成了一副“天杠”，那是要统赢各家的。于是，他便拼命地喊：

“老八，老八！”

“老八来啦！”曹飞领着前卫营来到了。“举起手来，不许动！”

“啊！”匪徒们都惊呆了。

你看这个巧劲儿，伪军排长叫“老八”正好叫来了八路军。没有办法，只有乖乖地举起手来。伪军士兵学着排长的样，也举起手来。

曹飞向他们命令道：“放下武器，一个一个地举着手出来。老实点，谁要是不老实，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伪军排长一半害怕、一半讨好地说：“弟兄们，不要怕，跟着我走好，八路军不虐待俘虏。”

曹飞笑道：“对，向你们排长学着点，他有当俘虏的经验。”

解决了伪军的前哨排之后，部队开始悄悄地渡河。每只渡船的船舷上都挂满了葫芦，水性好的战士干脆不上船，扶着船舷游水过去，就这样每次能渡过一百五十人。前两次是悄悄地渡过，恐怕惊动河中心沙洲上的敌人。第二次渡过去之后，已有三百多人了。

曹飞押着那个伪排长，赚开了敌军南岸的据点，消灭了敌人一个营部和一个连。然后，对沙洲上的敌人展开了政治攻势：

“伪军弟兄们，我们是八路军，由你们这里渡河。你们北岸的前哨排和南岸的营部已被我军消灭。懂事的，还有一点中国人良心的，老老实实在碉堡里呆着……”

接着是“嘿唷，划唷”唱起了黄河大合唱。

沙洲上的敌人，不知道八路军有多少，哪里还敢抵抗，赶快熄灭灯，听天由命了。

再说洛阳城驻了日军一个联队，联队长叫山本太郎。他手下有一个铁杆汉奸，名叫时运祥，担任情报队长。这时运祥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在白天睡大觉，晚上出来活动，因此人送外号“夜猫子”。夜猫子时运祥颇有孤胆，他常常爱一个人出来活动。这天夜里，他又驾着一辆摩托车出来巡夜。驻守在蓼陂渡的伪军营长是他的表哥，转了一圈之后，他准备到他表哥处休息。

夜里一点光景，渡河正在热闹中，吆喝声此起彼伏。曹飞耳尖，他听出了摩托车的声音。正想派人去劫车，那摩托车忽然停住，然后，转回头，跑了。原来时运祥的耳朵也很尖，他听出了渡口的声音不正常。

经此一闹，部队安静下来，并且加快了横渡的速度。夜里三点，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全部渡到黄河南岸。黄河南岸的邙岭，是一个狭长的山区，南北宽只有三十里，没有回旋的余地。再说，刚才的摩托车响，原估计可能是鬼子的巡逻兵，他们回洛阳一报信，天明肯定要来清剿。所以，邙岭决非久留之地，必须马上离开，尽快穿过邙岭，越过陇海路，进入嵩山地区。正南是洛阳城，鬼子有重兵把守，不易通过。于是，司令皮定均决定向西南从新安县附近越过陇海路。

夜猫子时运祥可是一个大能人儿，他并没有立即回洛阳。他把摩托车开到一个山凹里藏起来，自己又悄悄潜至蓼陂渡口，爬到一棵大树上观看动静，直到八路军向西南新安方向去了，他才从树上爬下来，到山凹里开着他的摩托车回洛阳报警。

时运祥回到洛阳，立即向日军山本联队长报告军情，山本联队长立即派主力乘铁甲车到新安车站去堵击。

黎明时分，皮定均的大部队到了新安县附近的陇海路边。前面探路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鬼子已将从洛阳到新安之间的铁路沿线全部封锁，铁甲车每隔一里路左右停着一辆，整个路面全在重机枪的射程以

内。看来，要想突过去，是不容易了。司令员皮定均把部队隐藏在一座傍山的大树林里，观察情况的变化。

大树林离铁路约有三里。天大亮之后，鬼子不见有过路的八路军到来，便派出一些散兵从装甲车里钻出来向北搜索，其中有一二十人向大树林走来。

警卫连长刘黑虎向皮定均请示：“怎么办，司令员？是打，是撤？”

“沉住气，不能打，也不能撤。放他们到树林里来，抓活的。”皮定均低声命令着。

“鬼子不同汉奸，不会乖乖交枪。如果一打响，装甲车里的鬼子都扑过来，就不好对付了。”

“没什么。等他们都从装甲车里钻出来，我们再走也不迟。再说，他们与国民党的军队打仗虽然是毫无顾忌，但跟我们打仗却是要小心应付的，他们不可能、也不敢认真追赶我们。邙岭虽薄，打一天游击还是没有问题的。到天黑之后，我们便可以纵横自如了。这还是从最坏处去打算。如果曹飞打得顺手，敌人还回马上撤回洛阳的。”

原来比较紧张的战士们，听司令员这么一说，心情都平静下来。这时，情况忽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些向北搜索的鬼子兵，急忙退回装甲车中，然后装

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回洛阳去了。看来，曹飞得手了。

怎么回事呢？原来部队从蓼陂渡向新安县方向行进的时候，曹飞忽然又听见了摩托车声。侦察兵的警觉性，使曹飞迅速地断定，这可能是敌人半夜里来的巡逻兵还没有走，我们的行动可能已被他们侦察去了。于是，便向司令员建议，分兵袭击鬼子的洛阳车站，掩护大部队过路。司令员皮定均同意了他的意见，把前卫营交他指挥，取道洛阳，约定在登封县境的颍阳镇集合。

再说山本太郎听了时运祥的报告把主力派往新安车站去截击渡河过来的八路军，正在洋洋得意，认为稳操胜券的时候，忽然，洛阳火车站响起了剧烈的枪声。他急忙挂电话问是怎么回事。驻守在洛阳火车站的日军小队长自己也莫名其妙，忙问伪军大队长。

伪军大队长颤抖着说：“是，是八路军过路……”

“赶快的……截住！”

“太君，八路的，大大的呀！”

“多少的，有？”

“大概有……有两千人吧！”

“两千多人，你的，看的清楚？”